

唐代仆固部世系考^①

——以蒙古国新出仆固氏墓志铭为中心

杨富学

内容提要：新近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土拉河东岸出土的汉文《仆固氏墓志铭》，保存完好，内容重要，有助于厘清史书记载十分模糊的回鹘“外九部”之一仆固部的世系问题。关于该部世系，两《唐书》仅列出三世，即歌滥拔延→乙李啜拔→仆固怀恩，而且张冠李戴，混乱不清。根据墓志，结合史书的相关记载进行排比，可知应历九世，即歌滥拔延→思匐→乙突→佚名→设支→曳勒歌→勺磨→乙李啜拔→仆固怀恩。仆固怀恩生年，史书虽未载，但依据新出墓志及有关史料，可推定在716~718年之间。

关键词：回鹘 仆固部 仆固怀恩 乙突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2）01—0069—08

2009年7月19日，俄罗斯、蒙古联合考古队对蒙古国中央省扎穆日苏木（Zaamar Sum，位处乌兰巴托西北280公里，在土拉河东岸）一处墓葬进行发掘，在主室入口处掘得唐代墓志一合，^②名为《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仆固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仆固氏墓志铭》），保存完好，存文字28行，楷书，满行31字。（图1）志盖盪顶，方形，阴刻篆书“大唐金微都督仆固府君墓志”。（图2）

该墓志出土十余日，笔者有幸赴乌兰巴托参加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古代回鹘考古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得悉墓志出土情况。在这次会议上，墓葬发掘者蒙古国著名考古学家奥其尔（А. Очир）教授、额尔敦宝力道（Л. Эрдэнэболд）博士及俄罗斯学者达尼罗夫（С. В. Данилов）博士共同提交了《关于新发现的一座突厥时期墓葬（Түрэгийн үеийн шинэ олдсон бунханы тухай）》一文，对墓葬发掘过程及重要发现物进行了概述，其中提及该墓志，并公布了照片。惜其不通汉文，既未录文，也未对志文内容进行深入探讨。该墓志对厘清千百年来一直晦暗不明的仆固部世系非常重要，现依照照片摘录前17行文字如下，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校改或添加。

1. 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仆固府君墓志铭并序

2. 公讳乙突，朔野金山人，盖铁勤（勒）之别部也。原夫石纽开基，金峰列构。

疏枝布业，拥

①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回鹘摩尼教研究”（编号：07BZS003）的阶段性成果。

② 报道见 *New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Early Nomads* , Nomadic Monthly Newspaper No. 81 , 2009 , p. 5.

3. 鹿塞而推雄；茂族豪宗，跨龙城而表盛。亦有日磾纯孝，泣画像于汉宫；日逐输忠，
4. 委睢于蛮邸。求诸史谍，代有人焉。祖歌滥拔延，皇朝左武卫大将军、金
5. 微州都督。父思匐，继袭金微州都督，并志识开敏，早归皇化。觐风请谒，匪
6. 独美于奇肱；候日虔诚，本自知于稽顙。公幼而骁勇，便习驰射。弯弧挺妙，得自乘
7. 羊之年；矫箭抽奇，见赏射雕之手。及父歿传嗣，还授本部都督。统率部落，遵奉
8. 声教，回首面内，倾心尽节。俄以贺鲁背诞，方事长羁，爰命熊罴之军，克剿犬羊之
9. 众。公乃先鸣制胜，直践寇庭，无劳拔帜之谋，即取麾旗之効。策勋叙绩，方宠懋官，
10. 诏授右武卫郎将，寻授护军，封林中县开国子，俄除左武卫大将军。至麟德二年（665年），
11. 銮驾将巡岱岳，既言从塞北，非有滞周南；遂以汗马之劳，预奉射牛之礼。服既荣
12. 于饰玉，职且贵于衔珠，厚秩载隆，贞心逾励。及东征靺鞨，西讨吐蕃，并效忠勤，亟
13. 摧凶丑，哀录功绩，前后居多。寻除右骁卫大将军，依旧都督，加上柱国、林中县开
14. 国公，食邑一千户。频加宠授，载践崇班，迈彼氍毹之乡，参兹纓冕之列。光
15. 膺启国，既锡茅土之封；趋步升朝，且曳桃花之绶。方谓高情壮志，媲金石而同坚；
16. 岂图脆质小年，与风露而俱殒？奄辞白日，长归玄夜。以仪凤三年（678年）二月廿九日，薨
17. 疾终于部落，春秋卅有四。

“朔野”，在此指北方。金山，乃金微山之简称，又译阿勒坦山，即今新疆北部与蒙古国间之阿尔泰山。为避免与内地之金山相混，故特标明“朔野金山人”。此处“金山”实指以金微山而得名之金微州。

如所周知，仆固又称仆骨，如志文所言，“盖铁勤（勒）之别部也”。本漠北九姓铁勒强部之一。后来，回鹘部（史称“内九姓”）强大，兼并包括仆固在内的其他诸部，形成部落联盟，即史书所谓的“外九姓”。史载：

其九姓：一曰回纥，二曰仆固，三曰浑，四曰拔曳固，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苾。以上七姓部，自国初以来，著在史传。八曰阿布思，九曰骨仑屋骨。恐此二姓天

宝后始与七姓齐列。^①

说明仆固部为回鹘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外九姓”中，浑、思结、契苾乃赤水军时期以来一直唇齿相依的部落；仆固、同罗、拔野固等则为南迁回鹘的另一支横水军五部的成员，亦与回鹘同历患难；骨仑屋骨部则似原属横水军五部之一的白霫部，不过以其首领命名而已。后来，回鹘又吞并了拔悉密、葛逻禄为其“客部”，于是，回鹘“外九姓”实际上已扩大为“外十一姓”或“外十一部”了。

关于仆固部之世系，史书少有记载，唯两《唐书》略有涉及。《旧唐书》载：

仆固怀恩，铁勒部落仆骨歌滥拔延之曾孙，语讹谓之仆固。贞观二十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其部落来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于夏州，别为蕃州以御边，授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怀恩，世袭都督。^②

依此记载，歌滥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仆固怀恩，怀恩则应为歌滥拔延之孙，而非同书所谓的曾孙。故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之校勘记认为“此句‘曾’字疑衍”。^③但也有学者接受仆固怀恩为歌滥拔延曾孙之说。^④《新唐书》作者可能也觉察到《旧唐书》自相矛盾之处，故不言仆固怀恩为歌滥拔延之曾孙，^⑤直接记曰：

仆固怀恩，铁勒部人。贞观二十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众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别为蕃州，以仆骨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讹为仆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怀恩，世袭都督。^⑥

二载相校，内容基本一致，皆将仆固部世系追溯至歌滥拔延。《新唐书》卷二一七下《仆骨传》：“仆骨亦曰仆固……始臣突厥，后附薛延陀。延陀灭，其酋娑匐俟利发歌滥拔延始内属，以其地为金微州，拜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州都督。”歌滥拔延之内属时在贞观二十年（646年）十二月，次年被唐朝册拜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史书又作金微州都督、金微府都督）。歌滥拔延死后，其位传于子乙李啜拔，再传而至仆固怀恩。这几乎已为学界定论，中外学界多取此说。^⑦

然以《仆固氏墓志铭》与两《唐书》所载相对照，可以看出，除同将世系追至歌滥拔延外，其余则全然不同。《仆固氏墓志铭》志主为乙突，其祖为歌滥拔延，其父为思匐。思匐其名，不

①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九八《回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68页。

② 《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477页。

③ 《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第3496页，校勘记一。

④ 如李鸿宾《仆固怀恩充任朔方节度使及其反唐诸问题——兼论肃代之际朔方军变化及唐廷对策》，《民大史学》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1页。

⑤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仆骨传》有载“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州都督……子曰怀恩，至德时以功至朔方节度使，自有传。”仆固怀恩又成了歌滥拔延之子。显系对《仆固怀恩传》的误记。

⑥ 《新唐书》卷二二四上《仆固怀恩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365页。

⑦ 如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卷一九（丛书集成初编284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29~330页；Colin Mackerras, *The Uighur Empire According to the Tang Dynastic Histories: A Study in Sino-Uighur Relations 744-840*,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29; 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26页；章群《唐代蕃将研究》，《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八十周年纪念学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

见于史册，生卒年不详。墓志载，乙突在继父位任金徽州都督后曾于显庆二年（657年）与役唐军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的最后一战，“直践寇庭”。志文中出现有“俄以贺鲁背诞，方事长羁”一语。贺鲁之叛，始自651年初。七月，唐朝发兵平叛。当时乙突只有15岁，不可能率兵远赴千里之外的西域平叛。那么，这里的“俄”字，指的应是乙突于657年西征时，始任都督不久。易言之，思蜀当卒于657年或稍前不久。

乙突虽不见于史册，但可见于唐乾陵石人像之题名。乾陵“蕃臣”石像均背刻衔名，惜经过长年风雨侵蚀，大部分已模糊不清。北宋游师雄于元祐年间任陕西转运使时，“见石人姓名漫灭”，遂“摹刻四碑”^①。元人李好文、清初叶奕苞均以游刻拓本为依据，录左碑（依游师雄拓本次第）第一人作“故左威卫大将军兼金徽州都督仆固乞突。”^②陈国灿先生经过考订，将其中的“徽”订正为“微”。^③依《仆固氏墓志铭》观之，甚是。另外，“左威卫”应改为“左武卫”，“乞突”实则为“乙突”之讹。乃碑石风化，字迹残损所致。

乙突于“仪凤三年（678年）二月廿九日遘疾终于部落，春秋卅有四”。按唐代是虚岁计算年龄的（下同），上推43年，则知出生于唐太宗贞观五年（635年）。而仆固怀恩死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但生年不详。考虑到仆固怀恩非终老而死，而是在进军途中暴卒，年龄不应大于65岁，则其生年应在700年之后。下面几个因素，可进一步推定仆固怀恩的具体生年。

首先，仆固怀恩之长女曾于乾元元年（758年）出嫁回鹘毗伽阙可汗磨延啜之少子移地健。翌年，磨延啜死，移地健立，是为牟羽可汗（登里可汗）。不久，仆固怀恩女被立为可敦，后由唐册立为“光亲可敦”。按，唐代妇女出嫁多在15~19岁之间。^④此女若19岁出嫁，则应生于740年，若仆固怀恩22~25岁间生此女，则怀恩应生于716~719年之间。

其次，仆固怀恩于765年死时，幼女尚小，便由唐代宗收养在宫中，被唐代宗视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大历三年（768年），光亲可敦去世，牟羽可汗指名要光亲可敦之妹，即仆固怀恩之幼女作继室。第二年，唐代宗将此女封作崇徽公主出嫁。此时距仆固怀恩亡故已历四年。若此女是年满19岁，则应生于751年。若怀恩应生于716至719年，此时30多岁，正当生育年龄，若将仆固怀恩生年定在700年，51岁生育，年龄有些偏大。

再次，763年，光亲公主随牟羽可汗率兵至太原，要求与父仆固怀恩及祖母相见，代宗表示同意。若怀恩生于700年，其母时年就在80开外，不符合唐代常人年龄。

其四，仆固怀恩有一子曰场，英勇善战，号为“猛将”。广德元年（763年）七月，画三十二功臣图像于凌烟阁，仆固场与其父均在其中。此人早在乾元二年（759年）即参加河阳之战，在降服叛将安太清后，劫走其妻。^⑤此时仆固场的年龄不应小于20岁，即出生于739年以前。如是，怀恩之生年则应在719年之前。

①〔清〕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二二（丛书集成初编152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12页。

②〔元〕李好文编《长安志图》卷中（宋敏求《长安志》附篇，丛书集成初编3212），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30页。〔清〕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二二（丛书集成初编1521），第212页。按《长安志图》原署“河滨渔者编类图说，频阳张敏同校正。”河滨渔者乃元人李好文之号，故王鸣盛在《新校正长安志序》中直指该书“实出元李好文撰”。叶氏误以为“张敏编”。

③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第2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91页。

④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⑤《新唐书》卷二二四上《仆固怀恩传》，第6367页。

以上诸因素互证，可将仆固怀恩之生年定为716~718年之间。而此时距乙突亡故（678年）已近四十年，可证仆固怀恩非乙突之子或孙，而应为玄孙或更后之辈。质言之，《仆固氏墓志铭》对仆固氏先祖的记载是正确的，可纠正两《唐书》之谬。

乙突之后人，《仆固氏墓志铭》未提及。按两《唐书》，仆固怀恩之父为乙李啜（拔），殆无疑义。据薛宗正先生言，乙李啜拔曾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被后东突厥汗国（682~744年）僭主判阙特勤擢为东叶护。^①此事史书虽然未予明载，但考诸史实，当可推知。

叶护，葛逻禄酋顿毗伽为西叶护。而判阙特勤及其子乌苏米施两代可汗麾下之异姓突厥强部首推仆固、同罗，其中同罗酋长阿布思，史书明载拥有西叶护尊号。^②

按，判阙特勤原为苾伽骨咄禄可汗麾下的左杀，于开元二十九年七月弑君自立。是时，突厥汗室已衰，异姓突厥部落崛起，其时自立为汗者除判阙特勤外还有拔悉密监国吐屯出身的阿史那施（毗伽可汗侄，苾伽骨咄禄可汗从兄），在回纥、葛逻禄两大强部支持下建立可汗尊号，以回纥酋骨力裴罗为东叶护，按突厥奉行两翼制，^③既有西叶护，则必有东叶护与之对应。东叶护尊号的拥有者非时任仆固酋长莫属。薛宗正先生的论断可以信从。

若乙李啜拔于741年为后东突厥汗国东叶护之说不误，自然就可以确定乙李啜拔为仆固怀恩父之载毋庸置疑。而741年距678年乙突之卒尚有63年，故可定乙李啜拔断非乙突之子，应为其孙、曾孙甚至玄孙。中间尚缺一至三代。有幸的是，通过对各种资料的排比，期间的缺隙可得到完整弥补。这里且看开元六年（718年）二月戊子玄宗所颁布《移蔚州横野军于代郡制》：

其蔚州横野军，宜移于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汉兵三万人，以为九姓之援，拔曳固都督颉质略等，并望雄蕃绪，声振朔垂，戎略既昭，兵旅惟辑，各陈武列，分统军政，颉质略出马骑三千人，充横野军讨击大使，同罗都督毗伽末啜出马骑二千人，充横野前军讨击大使，霫都督比言出马骑二千人，充横野后军讨击大使，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出马骑一千人，充大武军左军讨击大使，仆固都督曳勒哥出马骑八百人，充大武军右军讨击大使，左萦右拂，先偏后伍，作捍云代，指清沙漠，宣威料敌，度功藏务，咨尔庶士，称朕意焉。其五都督讨击大使，各量给赐物一百匹，领本部落蕃兵，取天兵军节度，其兵有事，应须讨逐探候，量宜追集，无事并放在部落营生，并使本军存问，务使安辑，应修筑所，及支运兵马粮等，所司亦与节度使商量处置。^④

以上仆固部与回纥、同罗、拔野古、霫五部等合称横野军。对此《资治通鉴》亦记：“[开元六年]二月，戊子，移蔚州横野军于山北，屯兵三万，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骑兵为前、后、

① 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79~580页《仆固部的兴起及其与突厥、回鹘的关系》，《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载“天宝初，其大部回纥、葛逻禄、拔悉密并起攻叶护，杀之，尊拔悉密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于是回纥、葛逻禄自为左右叶护，亦遣使者来告。国人奉判阙特勒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腊哆为西杀。帝使使者谕令内附，乌苏不听，其下不与，拔悉密等三部共攻乌苏米施，米施遁亡。其西叶护阿布思及葛腊哆率五千帐降，以葛腊哆为怀恩王。三载，拔悉密等杀乌苏米施，传首京师，献太庙。”

③ 肖爱民《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154页。

④ 《全唐文》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5页。又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11561页。文字略有不同。

左、右军讨击大使，皆受天兵军节度，有所捕讨，量宜追集，无事各归部落营生，仍常加存抚。”^①同月，玄宗又颁《征突厥制》，言：

九姓拔曳固都督、稽洛郡王、左武德（卫）大将军颉质略，同罗都督、右监门卫大将军毗伽末啜，霫（霫）都督、右骁卫将军比言，仆固都督、左骁卫将军曳勒哥等，种分业异，效节输忠。^②

该制所颁在《移蔚州横野军于代郡制》五日之后，即开元六年二月壬辰。胡三省《通鉴考异》曰：“《实录》：‘壬辰，制大举击突厥，五都督及拔悉密金山道总管处木昆执米啜、坚昆都督骨笃禄毗伽、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及默啜之子右贤王默特勒（勤）逾输等夷夏之师，凡三十万，并取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王唆节度。’”^③

也就是说，718年二月之时，仆固部所在之金微州都督为曳勒歌。然颜真卿撰《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铭》说：

俄拜左卫率府左郎将，转右领军中郎将，兼安北都护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兵马使。戎事齐足，十万维群，我伐用张，军威以肃。由是深为节度使王唆所器，奏充都知兵马使。尝以百五十骑，遇突厥斩啜八部落十万余众于狼头山，杀其数百人。引身据高，环马御外，虏矢如雨，公徒且殄，遽而给之曰：“我为臧怀恪，敕令和汝，何得与我拒战？”于时，仆固怀恩父设支，适在其中，独遮护之，诸部落持疑不肯。公剖羊以盟之，杖义以责之，众皆感激，由此获免。遂与设支部落二千帐来归。^④

清人赵绍祖亦谓“余家藏颜鲁公所撰《臧怀恪碑》，言怀恩父设之（支）随怀恪来降。与二传（即两《唐书》之《仆固怀恩传》——引者）所载皆不同。鲁公为怀恩同时，其言当可据也。”^⑤该碑又言仆固怀恩之父为设支。碑中提到身兼“安北都护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兵马使”之职的臧怀恪“深为节度使王唆所器”。《资治通鉴》开元二年（714年）闰二月条载：

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唆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令丰安、定远、三受降城及旁侧诸军皆受唆节度。^⑥

说明王唆节度朔方时在714年，因此，设支率部来降，也应该在此时。^⑦《新唐书》卷二一七下《仆骨传》载“开元初，[歌滥拔延]为首领仆固所杀，诣朔方降，有司诛之。”歌滥拔延本身即为仆固部首领，这里又言为“首领仆固所杀”，未详何指。可能指的是设支于开元初内属之事，只是被误与歌滥拔延联系在一起了（当时歌滥拔延之孙乙突已去世36年）。设支内属时在714年，而历史记载表明仆固怀恩曾祖父曳勒歌至718年尚在都督任上。

考虑到怀恩父不可能在其曾祖父之前任都督。那么，唯一的解释就只能是设支为曳勒歌之父。曳勒歌之后，又有名曰勺磨的都督出现。《旧唐书》卷九三《王唆传》载：

时突厥跌部落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谋引突厥共为表里，陷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中华书局，1956年，第6732页。

② 《全唐文》卷二一，第105页。又见《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第11583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第6732页。

④ 《全唐文》卷三四二，第1533页。

⑤ [清]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卷一九（丛书集成初编2841），第330页。

⑥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696页。

⑦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285页。

军城而叛。唆因入奏，密请诛之。〔开元〕八年秋（720年），唆诱跌跌等党与八百余人于受降城诛之，由是乃授唆兵部尚书，复充朔方军大总管。^①

看来，及至720年秋，仆固部权柄已由勾磨执掌，说明曳勒歌于此前已亡故。勾磨当为仆固怀恩之祖父。

从史料看，在设支之前，还有一位佚名的金微州都督。自高宗开耀元年（681年）始，漠北连年大旱，饥馑和灾荒导致铁勒部互相劫掠，引起大乱，同罗、仆固等部叛唐。唐朝遂派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周讨伐之。具体年代，《资治通鉴》载为垂拱二年（686年）六月，称“同罗、仆固等诸部叛，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周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以讨之，同罗、仆固等皆败散。敕侨置安北都护于同城以纳降者。”^②陈子昂言为丙戌年，亦即垂拱二年。他在《燕然军人画像铭并序》中云：

龙集丙戌。有唐制匈奴五十六载……是岁也，金微州都督仆固始桀驁，惑乱其人，天子命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周发河西骑士，自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入以讨之，特敕左补阙乔知之摄侍御史，护其军。^③

文中“有唐制匈奴”一语，应指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出兵平突厥事。当时，“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④至686年恰为“五十六载”，文中“丙戌”，即指该年。唐朝羁縻政策的实施自是年始。^⑤

另外，陈子昂《观荆玉篇并序》云“丙戌岁，余从左补阙乔公北征。夏四月，军幕次于张掖河。”^⑥与《燕然军人画像铭并序》所云“龙集丙戌”正合。文中的左补阙乔公即乔知之，此人与陈子昂友善，故陈氏曾替友捉刀作《为乔补阙论突厥表》。陈亲历战事，所言当为可信。^⑦

再者，乔知之身份为左补阙（非《旧唐书》本传所言“右补阙”）。而“左右补阙”之职始设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十月。^⑧乔知之任左补阙即当此时，时为冬季，揆之以理，不可能于是时兵发居延海与叛军战。据考，陈子昂随乔知之北行始自垂拱二年三月，四月至张掖，五月到达同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八月再至张掖。^⑨

质言之，唐伐仆固部当在垂拱二年三月至八月间。战争结果，《资治通鉴》记为“仆固、同罗皆败散”，陈子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进一步明确言“今者同罗、仆固都督早已伏诛。”^⑩仆固叛酋被杀后，仆固部一度处于无主状态，“群生无主，号诉嗷嗷”。后来继承其位的应为仆固怀恩之高祖设支。那么，该仆固叛酋与设支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史无所载，笔者臆测叛酋应为乙突之子。乙突生于635年，若20岁生叛酋，至686年时，叛酋为32岁，其子仅有10岁左右，

① 《旧唐书》卷九三《王唆传》，第2988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35页。

③ 〔唐〕陈子昂著；徐鹏校点《陈子昂集》卷六，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第137页。

④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第5163页。

⑤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

⑥ 〔唐〕陈子昂著；徐鹏校点《陈子昂集》卷一，第13页。

⑦ 王珂《初唐士人乔知之家世生平考辨》，《江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⑧ 《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第1789页。

⑨ 罗庸《陈子昂年谱》，《陈子昂集·附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第328页。

⑩ 〔唐〕陈子昂著；徐鹏校点《陈子昂集》卷四，第87~88页。

尚无能力继承都督之位，故而造成酋长位置一时空缺。后该部因无主而乱，故众推设支为都督。以理度之，设支应为叛酋之弟。如是，则可将仆固部都督世次推定如下：

姓名	与上世关系	世次	生卒年代	官号与封号	在位年代	备注
歌滥拔延		一世	?	右武卫大将军、金徽州都督	647 ~ ? 年	646 年归唐
思匐	子	二世	卒于 657 年或稍前不久	金徽州都督	? ~ 657 年或稍前不久	
乙突	子	三世	635 ~ 678 年	右骁卫大将军、金徽州都督、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	657 年或稍前不久至 678 年	可见于唐乾陵石人像题名
佚名	子	四世	? ~ 686 年	金徽州都督	678 ~ 686 年	686 年叛唐，被唐军所杀
设支	弟 (?)	五世	?	金徽州都督	686 ~ 714 年以后	714 年率众归唐
曳勒歌	子	六世	? ~ 720 年以前	充大武军右军讨击大使、金徽州都督	718 年前后	
勺磨	弟 (?)	七世	? ~ 741 年以前	金徽州都督	720 年以前至 741 年以前	720 年或稍前被唐安置于受降城附近
乙李啜拔子 (?)		八世	? ~ 756 年以前	金徽州都督	741 年以前至 756 年以前	741 年任后东突厥汗国东叶护
仆固怀恩	子	九世	716 ~ 718 年间生，765 年卒	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金徽州都督	756 年前至 765 年	756 年以唐使身份出使漠北回纥汗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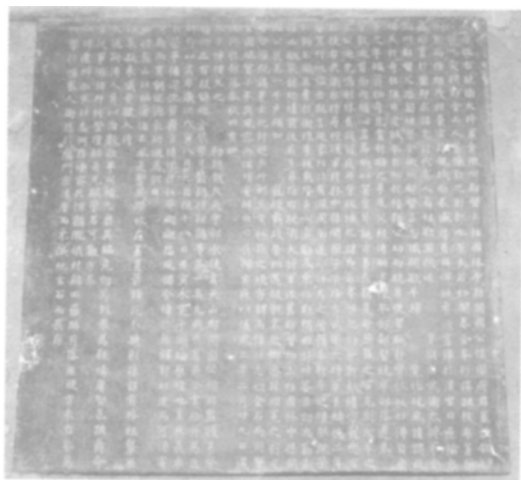


图 1



图 2

(作者单位：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 霞 责任校对：李文博

the policy for control over Xinjiang was adjusted to consolidate the rule.

Key words: Wushi Incident; Xinjiang; Border control; Khokand

A study on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in Hami in late Qing Guo Shengli (44)

Abstract: Facing the border crisis of late Qing ,Chen Tianlu ,Tongpan (an official title) of Hami , launched a movement to reform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in Hami in the 33rd year of Guang Xu reign. This reflected a historical trend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in frontier ethnic areas in late Qing. Though failed at last ,this movement was of a huge influence in Hami.

Key words: Chen tianlu; Hami;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Samhsot

Francis Younghusband and British expansion into Xinjiang and Tibet Liang Junyan (55)

Abstract: In the time of British contest against Russia in Central Asia ,Francis Younghusband conducted explorations deep in Xinjiang and Tibet ,and then even military aggression in Tibet; these aggravated the border crisis of our modern country.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role Younghusband played in British expansion into Xinjiang and Tibet of our county in order to further studies on related questions by using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rchives and documents.

Key words: Francis Younghusband; British expansion; Xinjiang; Tibet

A study on ancient paper sheets from Astana – Khara Khoja graves in Turfan

Li Xiaochen Zhen Boqiu Wang Bo (62)

Abstract: The ancient paper sheets from Khara – Khoja dated between Jin and Tang dynasties through appearance observation and fibre analysis. This paper is purposed to study techniques of these paper sheets. 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y are made of ramie ,hemp and bark ,including pouring paper and vat paper under processes of single surface ,double surface or pulp gluing and dyeing. This means that these processing techniques were widely used Xinjiang. This paper explains in a sense of how the paper sheets and paper – making techniques were introduced into Xinjiang.

Key words: Khara – Khoja graves; ancient paper sheets; fibre analysis; pouring paper; vat paper; processed paper; gluing

A genealogical study on Pugu Tribe of Tang Dynasty:

focused on the Pugu's epitaph newly found in Mongol Yang Fuxue (69)

Abstract: The well – preserved “Pugu's epitaph” recently unearthed on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Tula River ,west of Ulan Bator ,Mongol ,contributes to clarify the lineage of Pugu tribe for its key contents. The Pugu tribe was one of the nine outer tribes of Uyghur ,which was not recorded so clearly in historical books. There were only three descents listed in the two Tang Annals: Gelanbayan – Yiliduoba – Pughua-ien; and even this was fault. According to the epitaph and related historical recordings ,there should be nine descents: Gelanbayan – Sifu – Yitu – Yiming – Shezhi – Yeleige – Shaomo – Yiliduoba – Pughua-ien. There is a strong presumption that Pughua-ien's birth day is between 716 and 718 according to the epitaph and related materials ,though the annals did not recorded it.

Key words: Uyghur; Pugu tribe; Puguhaaien; Yitu

Historical facts involving Xinjiang on inscribed Steles from Lanzhou Wang Penghui (77)

Abstract: Steles from Lanzhou are 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 which refer to a certain Xinjiang historical matters of Qing dynasty , especially those happened during the reigns of Qian Long , Jia Qing , Dao Guang , Xian Feng , Tong Zhi and Guang Xu. These reveal in a way a change of Xinjia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from traditional dynasties to a modern nation – state.

Key words: Steles; Lanzhou; Qing Dynasty; Xinjiang

On the spread of Mani art in Qiuci Ge Chengyong (86)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of greedy devil in a Manichean treaty ,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a pottery Zhu unearthed at a site of Tang Dynasty in front of Kizil Grottoes should be an art piece showing male's sexual organ with devil face which was described in the treaty. It can be viewed as a direct reference to help iconically the believers understand doctrine better , especially those about sexual ideas. Therefore , it is such an iconical material that is valuabl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mental life of ancient Manichean believers.

Key words: Qiuci; Manichean; greedy devil; pottery Zhu; Kizil Grottoes

Vais'ravana and rats Zhang Peng (93)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 from the relationship of Vishnu and rats , connection between rats , a symbol of God of wealth in ancient India , and the God of wealth Vais'ravana; and further studies the role the rat as local deity of Khotan played in the belief of Vais'ravana and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Vais'ravana and rats in Dunhuang and inland China

Key words: Vais'ravana; rat; ancient India; Khotan; plutus

A Sogdian drama: spreading eastwards and adaptation Li Guotao (101)

Abstract “Lao Hu Wen Kang Music” was a Sogdian drama. It originated in Kang , a kingdom of Sogdians , and was introduced eastward into Inland China no later than the beginning of the Eastern Jin. It was then performed at least in 4 forms: original Sogdian form , funeral – music or costume – drama (namely Wen Kang music) form , the form of “Lao Hu Kang Ci” as a part of “Shang Yu Music” and related songs and dances , and the adaptation form of “Wen Kang Ceremony Music” played by Baiji artists in auspicious occasions. With long history , variety and wide popularity , it possesses higher referential value for studies of ancient poetry , song and dance , and drama.

Key words: Shang Yun Music; Lao Hu Kang Music; Wen Kang Music; after salute; Wen Kang Ceremony Music

Thinking of a Jinshi warlord and his practice:

a review of *Adaptation and Conflict: Yang Zhenxin's Thinking and His Control over Xinjiang* by Duan Jinsheng

Xu Jianying (137)